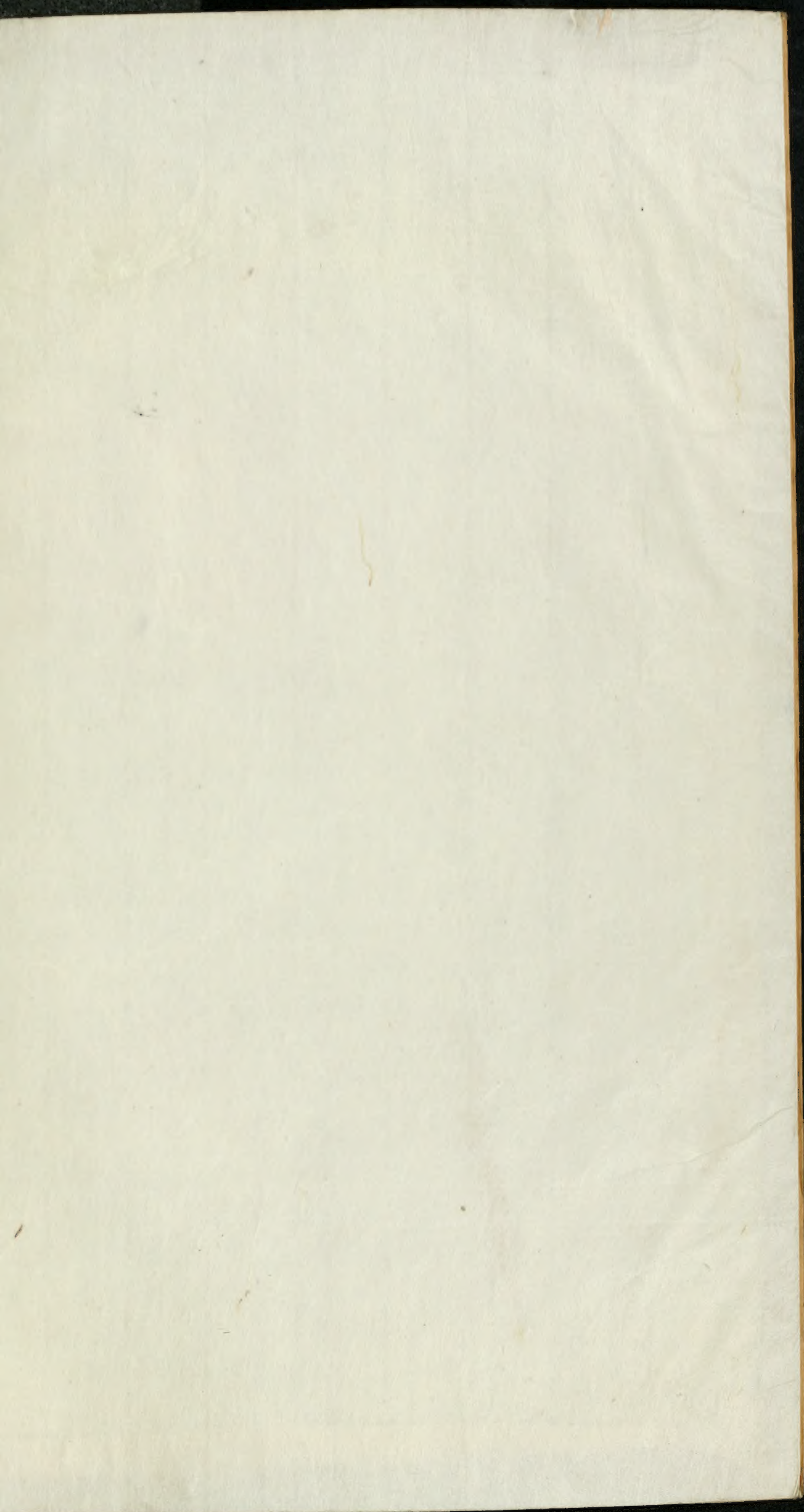
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十六
文獻指掌 六



林下筆記卷之十六

文獻指掌編目錄六

國恤

仁宗親祭

懿仁王妃衣[illegible]

先后即位

顯陵[illegible]料

長生[illegible]宮

國恤不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流[illegible]

林下筆記卷之十六

文獻指掌編目錄 六

功臣配享
原廟
咸興本宮
永興本宮
齋戒之規
親享不得退行
明水
太廟設位高卑
祭服變通
親臨誓戒之始

慶懸宮得枯骨
儺
府君堂
䣭格署
三陟祭白頭翁
爲師服衰
大臣遣祭
起復式
張維起復不就
吉再墓碑

忘憂里

私忌

二妻呼嫂爲證

定婚規

申明親迎之教

聯芳集

聯珠集

金氏連世文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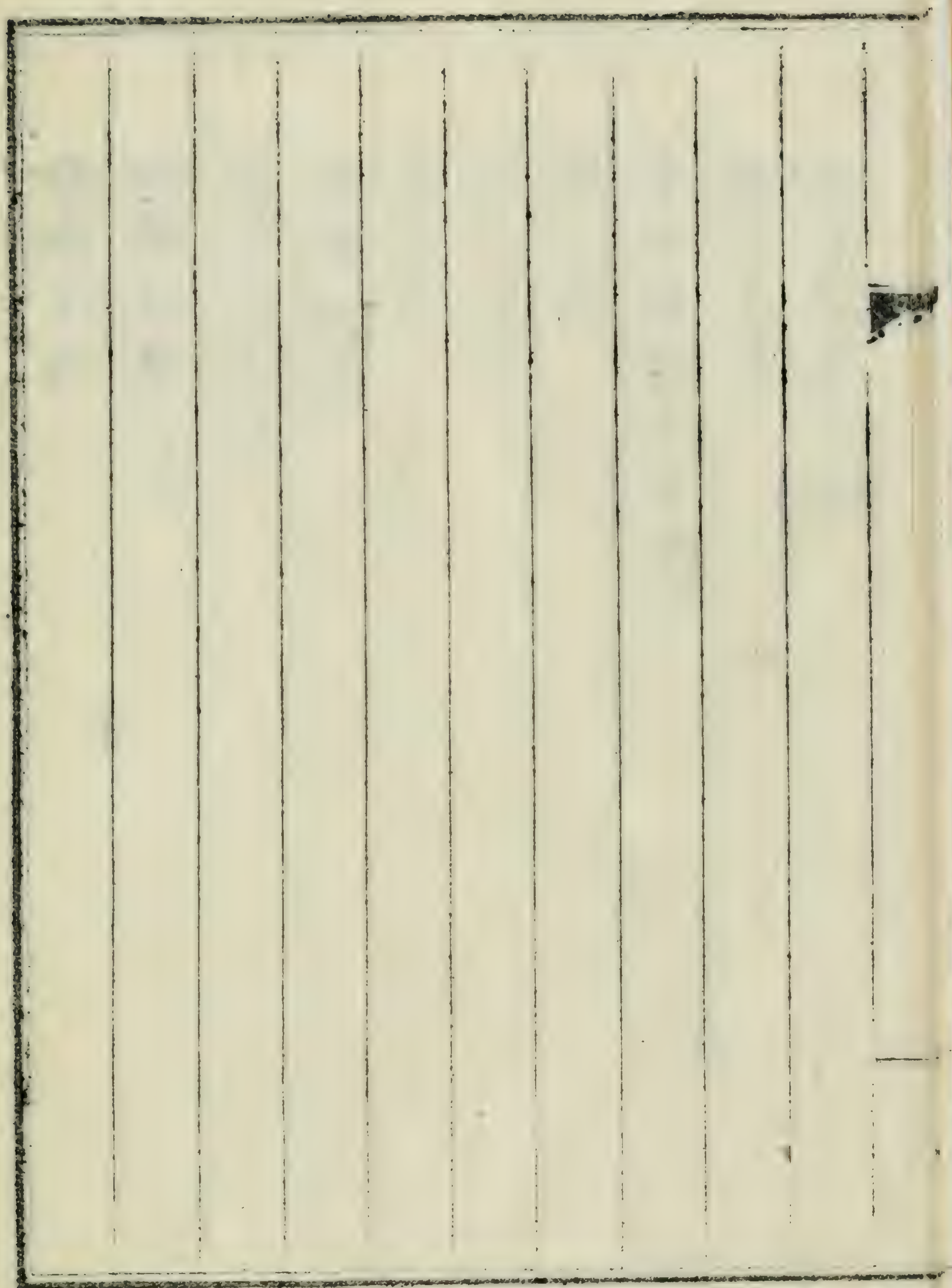
謚法

世祖廟號

國謚誤書

徐徐下指

山有花歌



林下筆記卷之十六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國恤

睿宗大喪後大臣啓曰嗣君成服後即位例也宜即位以定人心上遂冕服即位成宗十四年貞熹王妃幸溫泉沐浴昇遐于行宮奉欑宮安于城外永順君茀許琮啓曰昔河崙死於外命入城殯之重大臣也今以俗忌大行王妃在城外臣竊痛之時論多之

仁宗執喪

中宗大漸時方寒沍世子沐浴齋戒親於殿前露立
祝天自昏達朝及薨水勺不入口者六日凡國家機
務一委大臣非關喪事不許啓禀自初至卒哭只啜
飦粥不食鹽醬夜不卧寢哭不絶聲因山後猶不離
喪次所侍者惟小宦數人屛絶宮人使不得近前大
臣舉先王遺教請從權不聽母妃親自泣勸為一勉
從而竟不之進仁宗元年上薨遺教曰予死必葬於
父母塋域之側且才經大喪民力已竭葬事務從薄
素按昇遐時都市士女奔走號哭至於士大夫家婢
僕持案供饋闕下者皆投案失聲哭聲相傳未半日

達於東萊義州且昏夕之間或有哭聲聞於空裡恍若悲語相荅盖鬼物也

懿仁王妃喪

宣祖三十三年懿仁王妃禮陟上詢擧哀可否大臣不能決北部主簿韓嶠曰五禮儀爲王妃父母擧哀況王妃乎諸宰皆不悅曰朞以下諸侯絶今欲擧哀於朞喪何也嶠曰妻喪雖朞其實三年故儀禮妻喪與父在母喪皆杖期而三年之内不得娶皆三年之義也不可以期絶倫相臣李恒福是其言遂請擧哀定爲杖期時當喪亂之後國儲板蕩殯歛衣服羅緞

當貿之市每官貿物市民恐不即給價不肯納國葵
都監提調李廷龜出該曹所儲銀先給市民市民爭
募納都監所需祭物甚多下吏操縱令市民日會于
都監民甚苦之廷龜令市民期以某日各持所需物
齊會餘日無来至期坐都監按簿視物可用者取之
不可用者改之半日而辦該曹費省而市民大喜

光海即位

宣祖四十一年上薨崔有源倡世子即日即位之論
柳永慶執不可考實錄祖宗朝惟成宗即日即位時
睿宗之子齊安大君幼貞熹王后擇賢而立成宗成

宗亦有兄月山大君故也申時光海具冕服即位于
西廳總護使李恒福啓初喪大臣等伏在西庭只令
內侍數人行事殊欠禮經古意乞改舊例爲後世成
憲又議書銘旌曰初喪凡書大行者以時未易名今
則旣有平日所上尊號當書尊號無疑時兵火之後
儀軌散失禮官蒼黃罔措大臣以韓百謙習於禮趣
令入治殯殿事襲歛諸節賴以不愆時百官爲位而
擧哀散處各直房驪陽君閔仁伯曰丁卯明宗初喪
時見大庭百官皆列於各位若飮食便溺時暫出即
復位今則各處直房爲非古制也

殯殿肅拜

仁祖十年仁穆王妃在殯承旨李敬輿啓百僚朝謁禮之大者而實天翌日遽爲停廢是果情理之可安而節文之無缺乎大臣請從政院之啓上從之命殯殿肅拜一依常時遂爲著令

長生梓宮

鄭載崙所撰公私見聞曰國君即位治椑藏于長生殿漆滿百度則歲加一漆祖宗朝副件之藏在者壬辰爲倭賊刃斫不敢用孝廟朝命去其漆而視之則木理頗好而有數三處補空祖宗朝垂制可見矣

國恤不用綵花

國恤時大內及王子女家進香也必以錦繡裁成各樣花實揷之於油蜜果如梅梨桃杏蓮花牧丹柑橘紅柿之類無不逼真見之者疑爲神工而其糜費則甚鉅自國初逮己亥大喪皆然過五六年後於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乃遺戒勿用綵花也癸丑寧陵還奉時進香復用綵花盖不遵遺意也

置三院相

顯宗十五年上昇遐特置三院相舊例首相爲院相而領議政許積請與左議政金壽恒右議政鄭知和

同爲院相從之世子嗣位後政院請依舊例罷出院
相命仍直公除後又命輪直金壽恒奏曰院相乃初
喪之任仍帶其歸恐未安且直宿政院爲未便或留
於他處則似合事宜上命輪回入直於賓廳因山後
政院又請罷出上曰特令留在以補不逮許積奏曰
院相例於公除後罷出而其時特令仍留臣等亦不
敢固辭矣近来自上獨斷之事無不合宜何賴於臣
等且時世浇薄近有大臣承旨之譏今又仍留期限
無窮事體不當矣上不從積又陳他大臣病難直宿
之勢固請罷出許之前此仁宗國恤時領議政尹仁

鏡左議政柳灌領中樞洪彦弼同爲院相及成服後仁鏡等引睿宗初贊成金光國亦爲院相之例請以左贊成李彦迪右贊成權撥並爲院相從之

薦新

英宗大王行錄曰王每當時物嬗變之際益切不匱之慕如饌品之新味曾爲先朝所嗜者必薦之於殿宮薦已始乃下箸一日尚饌者進松茸三本王問曰已薦獻乎對以節早未及薦獻王歎曰節早而未得薦獻則何敢進於予乎此予誠敬不足之致於爾何責仍不御自是宮人非已所薦獻者不敢進

王妃廟見禮

肅宗二十二年王妃及世子嬪謁太廟先是中宗丁丑李耔等請行王妃廟見禮不從至是李鼎命言宣廟朝仁穆王妃冊立時李睟光上劄請行廟見禮考大明會典天子皇后及皇太子太子嬪廟見明白載錄矣二十九年王妃始行廟見禮于永寧殿史臣曰后妃之有事廟中三代以後此禮無聞廟見之禮始見於皇朝會典而我先王特舉而行之見于宗廟則自丙子始并見于永寧殿則自癸未始猗歟盛哉此吾東方立國以來所未有也自茲以後遂成定禮

憂服中行廟謁

英宗元年宗廟移安慶德宫時將行展謁禮閔鎮遠曰憂服中禮不宜入廟於嗣位之後尚未行謁廟之禮今因移安一節遽行望廟望殿之禮尤似未安移安之日設幕次於筐子凰橋神輦過去時以黑袍行祇送之節恐合得中再問議又持前説而以移還之際使臣攝行終有所未安親行展拜禮

廟號

睿宗元年命議恭靖大王廟號因大臣申叔舟議格不行中宗十年昌化守長孫等上疏言睿宗朝議廷

臣定恭靖大王廟號曰熙宗又議安宗未果肅宗七年金錫胄請追上恭靖大王廟號曰定宗詳宋時烈議文宗廟號初用孝字以備於一德議定以文字睿宗嘗手書睿宗二字于冊背曰死得此諡足矣及議諡果以睿宗仁宗初教曰先王撥亂反正有中興之功予欲稱祖禮官啓世祖中興以弟繼兄故稱祖大行大王雖中興宜繼成宗之統稱祖未穩遂上廟號曰中宗明宗嘗曰得諡為明足矣後議諡偶用明字光海八年改上宣宗大王廟號為宣祖先是宣廟昇遐朝廷議廟號謂有改宗系却倭寇兩大功宜稱祖尹

根壽劄曰皇明嘉靖改上成祖之號我朝世祖之謚亦上祖字文皇革改建文世祖受魯山之禅亦自有説李恒福曰祖宗功德兩隆并美初無等差特以所遭之會異其稱耳至論謚字則謚法置字擬義不同或以一字而其義二三故議謚者專據謚解而為之定名漢獻固為衰亂之主河間亦是漢之賢王高麗顯宗復國而周之顯王何意南唐烈祖中興而周之烈王與威王亦何義耶以此言之則决不可單據一字率爾議定仁祖元年朝廷方議刋去光海所上宣祖徽號鄭經世啓請并去祖字曰歷代帝王創業與

國統中絶而再造之君稱之以祖我宣祖雖遭外寇
而旋即收復未嘗有國統中絶之事不宜稱祖也孝
宗己丑李景奭等議上大行大王廟號為烈祖議者
以為此南唐主徐知誥之號不可用乃改為仁祖金
集曰易名之典至嚴至重不可苟也謚法許多字豈
無他字可以形容盛德而必欲疊用列聖尊號乎況
有功為祖有德為宗未必祖優於宗宗貶於祖顧商
量善處英廟嘗教筵臣曰使予得英字為廟號足矣
其後偶如所教

廟冊奉審

宗廟玉竹冊奉審自世祖十一年爲始經國大典宗
廟玉竹冊及誥命本署提調每年一度奉審

神德王后冊寶

顯宗十年將追祔神德王后于太廟太祖壬申冊封
顯妃丙子追謚神德而玉冊謚冊及哀冊文皆爲不
傳禮曹以謚冊追上事啓請收議許積曰辛卯年仁
祖祔廟時仁烈王后謚冊遺失於亂中玉冊文則謄
寫改備謚冊文則并與草本而失之其時亦以追撰
當否議大臣以爲決不可追改者金堉也以爲告厥
由改撰無妨者領中樞李敬輿也盖大禮中變禮之

得中為難故也神德王后上謚之初若有冊文則必
以太祖大王之命用齊體之語而告廟後行之者也
今追上徽號既有冊有寶則儀章度數已備矣且伏
聞宗廟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則列聖冊寶屢經兵亂
無一存者日後當有遵奉仁祖大王受教議定之舉
神德王后謚冊追備當否議于其時亦或一道云李
景奭鄭太和鄭致和皆以追備為難便宋俊吉曰開
國之初人文未備其有謚冊文字固不可必設令有
之而見逸今當收舉數百年之曠典凡于禮節儀章
宜從厚不宜從殺命依施行

冊寶補缺

肅宗二十年花春君瀞等䟽請延補太廟諸室謚冊缺闕命遣大臣奉審大臣奏太祖大王謚玉冊無神懿王后冊寶俱無太宗大王元敬王后世宗大王昭憲王后世祖大王貞熹王后成宗大王恭惠王后貞顯王后中宗大王章敬王后文定王后宣祖大王懿仁王后仁穆王后元宗大王仁獻王后謚玉冊俱無据丁丑儀軌云舊制每室各有左右樻右貯冊左貯寶各室玉冊見失於壬辰倭亂左樻只貯玉寶宣祖元宗玉冊破傷於丙子之亂奉埋於廟後惟太祖神

德太宗追諡冊獨存上命考諸名山所藏寶錄所載
冊文亦不完備且以追上冊文時頭辭嗣王臣謹遣
臣某等語有碍從古則不敢從今則未安命置之

復位只用諡冊

肅宗二十四年追上端宗大王定順王后諡冊崔奎
瑞言神德王后祔廟時曾有諡號只上徽號故不用
諡冊只用玉冊今則世祖所上尊號既已讓而不受
當以追上之意製進玉冊文而諡號今始追上則諡
冊為重玉冊為次宗廟諸位亦多無玉冊處諡冊玉
冊似不必并用矣上命只用諡冊

玉冊改制

英宗十七年三殿上尊號時慈殿冊寶外玉冊飾以銅錦袱代以紬削金畫金之屬一切祛之命爲浚世法大臣言古有金泥玉檢之語玉冊不宜以銅飾上曰金泥玉檢乃封禪時事非三代禮予不效也

得舊謚冊

英宗二十四年埋安貞聖王后虞主得仁宗大王謚冊二片埋安仁元王后練主時又得仁烈王后舊謚冊全部命禮户兩曹粧修并安于神櫥初仁烈王后祔廟時謚冊文遺失於亂中議迠撰當否金堉以爲

不可改毋李敬輿以爲改撰無妨從堉議至是始得之

功臣配享

金桂臣曰按周禮夏官司勲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云以此觀之凡太廟配享之臣必際遇之隆功業之盛者陞配乃古禮也我朝不然若其當宁時有間世儒賢則必以此陞配此豈以功配食之義哉賢雖學行優入聖域官位至於宰輔若不柄用於當時而無可言之事業只當腏

食於文廟不當從享於太廟也

原廟

太祖朝置啓聖殿以奉先王世宗朝建文昭殿奉太祖太宗初太祖魂殿曰仁昭後改爲文昭成宗追崇德宗別立延恩殿李珥曰人君奉先當崇重於宗廟原廟非所當設也我國文昭殿之設已久李文純自度不能廢原廟故欲就原廟中行古禮是亦處變而得正也

咸興本宮

本宮在府南十五里雲田社太祖潛龍時舊宅也太

祖爲上王北巡時亦御焉奉安穆祖翼祖度祖桓祖
四大王及孝妃貞妃敬妃懿妃四王后位版後又以
太祖遺教奉安太祖大王神懿王后位版盖倣漢原
廟之制也置良屬二百戶成宗置分內司宣祖罷良
屬置內奴五百戶壬辰燹庚戌監司韓浚謙重建殿
前有豐沛樓樓前有蓮池殿後六松太祖手植松軒
之號以此壬燹亦無恙殿內藏聖祖冠服弓箭櫜鞬
等物肅宗御製弓銘肅宗乙亥以神德王后祔于太
祖御製祭文略曰於穆清宮五聖攸托誕膺景命肇
基王跡如周岐山若漢豐沛己亥柳復明疏請本宮

差寢郎典守酌定享儀金昌集請依本道各陵例以
道内士人擇差輪直令道臣主管

永興本宮

本宮在府東南黑石里桓祖舊邸也奉安太祖大王
神懿王后位版肅宗丙子因北評事閔鎮厚書啓以
神德王后位祔有製祭文許穆疏曰太祖建國立制
功烈施於百代固不可言也四王實王迹所起之祖
猶西周太王之肇基王迹王季之其勤王家祭於其
國禮之不可闕者禮所謂享祀不出國百代不毀者
也祀式不立内司供祀事内司小吏掌奠獻祀事不

嚴非所以享先王之道也亦不足爲徵於百王恐爲後世之譏也

齋戒之規

孝宗元年禮曹啓曰凡祭享齋戒之規宗祀五享大祭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并七日而此乃上祀也散致齋七日並不開坐則必有凡公事積滯之患故散齋四日則例爲開坐致齋三日則不爲開坐文廟諸山川祭則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此乃中祀也散齋則亦如上祀例致齋二日則不爲開坐忌辰祭及無時別祭則前期一日與行祭日不爲開坐至於日月食則

正日不爲開坐此乃自古遵行之禮文也此等散齋開坐日則勿爲拘忌依例爲之意諸各司捧承傳如何從之

親享不得退行

肅宗三十年上將親享宗廟以玉候違豫欲差退日期而親行之議于大臣大臣言退行之未安從之李畬曰王朝之禮至嚴大夫士之祭古禮則四時仲月筮日固不拘於上中下三旬而至於國朝太廟之享則五禮儀所定但有孟月上旬卜日之文又著攝事儀可見雖不得親行宜有攝而無退也至若癸丑之

値還陵丙辰之有祔禮非可比例於常日太廟享典
至重恐不可輕變應行之期金鎮圭李觀命論大享
時相臣卒變禮疏曰夫子以不得成禮荅曾子之問
不及於大夫之喪則親享之春秋魯昭公十五年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方卒去樂卒事先儒許其得禮之
變魯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聖人譏其非禮今此廟祀裸獻用樂之禮皆係饗神
而若乃飮福受胙盖是主祭之人受神賜之節也臨
此一節似可變殺而李珥之論期大功葬後當祭如
平時但不受胙此雖異於王朝之禮亦可爲享祀而

不受胙之一旁照也

明水

肅宗時閔鎮厚啓五禮儀祭享圖式樽罍東床設鬱鬯醴齊盎齊清酒而鬱鬯醴齊盎齊以明水對設清酒則以玄酒對設今則明水玄酒並不用只設空罍實無意義又云若無陰鑑水則代以井華水請自今酒樽對設之罍皆充井華水從之

太廟設位高畀

肅宗時金柱臣曰太廟神位常時奉安處則高於床卓幾數尺而及其祭享時自龕中出主奉安處則反

畀於床卓夫神道與人道不遠方丈之饌若設於日
上則水陸之品何以下著乎太廟祀典變改雖曰重
大不可不一番陳禀而釐正也

祭服變通

英宗九年上以祭享時所着祭服以紵代紬事議于
大臣儒臣後教曰既知不潔且有禮經因此澣帛之
文可知齊潔之意大臣獻議中幣帛以紵代紬云者
所據尤明祭服以紵代紬必也澣潔又教曰凡事俊
風日盛大祭之服致潔爲先故度支措備該司待令
畫綬木笏齊明盛服之道繪事後素之意俱在予於

昔年以王子差獻官亦若此近者不然以此之故中
官亦效此例用佩玉事皆從古可也此後其於祭服
一從古禮
親臨誓戒之始
英宗十五年始行親臨受誓戒之禮上命趙榮國以
大明集禮所載親享郊廟時親省牲及親臨誓戒事
問議大臣榮國啓議大臣則皆以爲難行矣上教曰
自今清廟親享之時當親誓百官法殿行之又据大
明集禮親臨誓戒時服色上御絳紗袍百官朝服
親傳香之始

英宗十六年始行親傳香祝禮教曰旣已問議大臣此後常祭傳香雖值忌辰齋日以衮龍袍擧行忌辰傳香皆以無揚黑團領袍擧行

宗廟祝尊號釐正

英宗十七年金在魯啓曰宗廟各室祝文皆書尊號及謚號而獨昭惠王后尊號仁粹安順王后尊號仁惠貞顯王后尊號慈順和惠闕而不書上命禮判及承旨往香室正之

省牲晛之始

英宗二十一年始定省晛省牲之制上將親行夏禴

合禮官儒臣教曰今番太廟展謁後仍以冕服省眡以遠遊冠絳紗袍省牲其依此撰具儀注及夏禴教曰鑾刀見於五禮儀久廢不用自今如禮造用

先農

安鼎福曰古者躬耕耤田出於勸農務本之實事至漢猶然命郡國皆勸人耕則守令亦各躬耕以及于民矣後世人主雖多行之續爲遊宴之樂文具之歸麗史耕耤儀亦有奏樂酒宴之儀其眡物有鏤采塗金之屬周漢何嘗有此哉成宗麗之賢主宜有實效之可言而史無明文惜哉

東西籍田

太祖朝置籍田令丞掌籍耕祭祀之法西籍田在開城府東二十五里村曰典農有官廨曰馨香閣有庫貯祭用各穀本高麗時郊采公田素稱膏沃國朝因爲籍田使本籍奴婢耕作以供宗社以下一年元行祭享粢盛及宗廟六穀薦新東籍田在東郊十里亦名典農即祀先農親耕之地有官廨曰苾芬閣有庫貯祭用各穀以供宗廟以下無時別祭粢盛及宗廟六穀薦新

親耕

成宗六年親耕七年等觀耕臺十九年親耕二十四年詣壇行祭遂親耕中宗八年十八年明宗八年宣祖五年先海十二年肅宗三十年英宗十五年二十二年並親耕二十三年親耕觀刈二十九年三十八年觀刈四十年親耕四十一年觀刈四十三年親耕四十五年觀刈

先蠶

先蠶壇在東郊制與先農同享西陵氏定宗二年三月始祀成宗八年王妃行親蠶禮中宗八年行親蠶儀四月領養蚕生繭于政府政院二十四年復行親

蚕禮宣祖五年行親蚕禮英宗四十三年中宫殿親享先蚕仍行親蚕禮四十六年命立碑於景福宫親蚕壇御筆書之曰丁亥親蚕

太宗雨

五月初十日太宗忌辰也當太宗惟幾之日天久不雨内外山川禱祀將遍上憂之曰亢旱如此民何以活我當上告于天即降甘雨也翌日上賓而都内大雨遂致豊稔自是是日無歲不雨人謂之太宗雨

祈雨祭次序

肅宗三十年禮判閔鎮厚奉教議大臣定祈雨祭次

序爲十二次初次三角木覔漢江二次龍山江楮子島三次山川雩祀四次社稷北郊五次宗廟六次三角木覔漢江七次龍山江渚子島八次山川雩祀九次北郊慕華館童子祈禱并行十次社稷慶會樓童子祈禱并行十一次宗廟春塘臺童子祈禱并行十二次五方土龍祭

神室

神室在奉常寺内西園凡六間奉壇祀神版三十四位東七位帝神農氏勾芒氏后稷氏東海天駟東方山川先牧南七位祝融氏后土氏智異山南海熊津

伽倻津南方山川中央七位風雲雷雨三角山白嶽山漢江木覔山國内山川城隍西七位蓐収氏松嶽山西海德津平壤江鴨綠江西方山川北六位西陵氏玄冥氏𩒳白山豆滿江北方山川五方分坐無祀鬼神十五位東西分風雲雷雨國内山川城隍三神位幷行祀于風雲雷雨壇帝神農氏后稷氏二神位幷行祀于先農壇西陵氏神位行祀于先蠶壇勾芒氏祝融氏后土氏蓐收氏玄冥氏后稷氏六神位幷行祀于雩祀壇玄冥氏神位又行祀于司寒壇智異山三角山松嶽山𩒳白山東海南海西海熊津

伽倻津漢江德津平壤江鴨綠江豆滿江東方山川

南方山川中央山川西方山川北方山川十九神位

祈雨時并行祀于北郊壇三角山白嶽山二神位并

行祀于白嶽壇漢江神位行祀于漢江壇木覔山神

位行祀于木覔壇四方山川神位禜祭時隨方位分

祀于四城門城隍神位與無祀鬼神十五位行祀于

厲祭壇天駟先牧神位有事則行祀于馬祖壇

社稷祝

國社祝云食爲民天百穀用成神其降監黍稷惟馨

后土祝云戩掌司土載育萬物是虔享祀介以景福

后稷祝云誕播嘉穀羣黎徧毓顧予吉蠲中錫戩穀

州縣社稷祝云厚德載物立我烝民永言佑之庶歆

精禋誓戒文曰不縱酒不茹葷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各揚其職其或有違國有常刑

國恤時社壇親祭用樂

孝宗元年上將親祈雨於社壇禮曹請以黑袍玉帶黑靴行禮從之用樂命問議于大臣金尚憲金堉以為不必用樂李敬輿趙翼以為當用樂命從翼議

祈穀祭之始

肅宗九年正月遣大臣初行祈穀于社稷先是金壽興劄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雖非所敢議祈穀一節尚可行之趂元月祀於國社壇似合禮意上命議大臣宋時烈以為月令及左氏說皆是天子之事然周禮有凡國祈年于田祖之文雖非天子亦無不可是月二十八日始行祀于社稷壇是後仍以為例二十三年遂以正月上辛行親享禮

社壇四贊

肅宗親享社稷製國社賛曰於皇惟神德鉅功崇祈

斯報斯萬世攸同其主伊何寔兹冢土顧復下民厥施斯普后土贊曰於昭惟神厚德載物含生蕃育為道為戩神其勤事水土以平配天配祀寘佑孔明國稷贊曰於赫惟神維稷司只生我粒我繄神之賜用成百穀厚我民天稼穡則賴功孰大焉后稷贊曰於穆惟神克承上帝播穀是戩澤被萬世俾民粒食罔非神德大哉神功永垂千億御製詩曰寅月祈年用上辛秉誠壇社奠躬親燎光晢晢衣冠會鍾鼓喤喤醴幣陳寡德無良方自責明神不佑更誰因家邦泰運從今始普濟羣生大有頻

箕子洪範圖

本朝宣祖三十三年平安監司徐渻得趙孟頫所書箕子對武王陳洪範圖於中朝藏之仁賢書院明遣畫師李臣欽摸寫院藏洪範圖畫像未及奉安仁祖四年值丁卯之亂真本見逸惟存初本十年監司閔聖徽復摸寫癸酉降香祝奉安于仁賢書院丁卯見逸睟容真本有韓姓僧人得之藏于長淵鶴棲寺後托之韓連希肅宗四十五年連希四世孫晋恭奉安于本院與本院睟容毫髮不爽景宗元年移安于黃

龍山城

關王廟

宣廟三十一年創廟于崇禮門外享漢壽亭侯贈武安王關羽禮郎許筠撰進廟庭碑沈喜壽曰今茲建廟之擧實出皇旨而撰碑之人官微皇上聞之恐有慢忽之嫌遂不竪三十五年創建于興仁門外請額於中朝帝命以勑建顯靈昭德關公之廟牓之肅宗十八年上自製二首詩以御筆鏤板分揭二十二年親書顯靈昭德王廟六字分揭廟又在康津縣古今島宣祖三十年皇朝都督陳璘創建肅宗十年改修別立一祠於其傍以陳都督主享忠武公李舜臣爲

配又在安東府宣祖三十一年皇朝真定營都司薛虎臣刱建奉安石像初在府城門內北山之頂且立石碑以記其東征之役丙午移安于西嶽東臺又在星州牧宣祖三十年天將茅國器刱建有塑像甚著靈異初在州城東門外英宗三年移建于南亭下又在南原府城西門外宣祖己亥年間天朝都督劉綎刱建有廟庭碑肅宗四十二年改建皇朝李新芳蔣表毛承先配享又別立一祠祀劉都督諸道廟祭式依宣武祠例每年驚蟄霜降日香祝下送自本道行祭

宣武祠

祠在都城南門內太平館西享皇朝兵部尚書邢玠經理楊鎬宣祖三十一年刱建御筆書再造藩邦四字揭之光海二年奉安經理畫像李廷龜撰去思碑經理見之曰此朝鮮李尚書之文大加稱賞肅宗三十年命位板造櫝以奉之春祭三月旬後卜日英宗三十六年命建一間屋於祠庭東享大明征東陣官軍

武烈祠

祠在平壤府西門內享皇朝兵部尚書石星提督李

如松左協將楊元中協將李如栢右協將張世爵宣
祖二十六年刱建丁卯兵亂諸像皆失只餘石星李
如栢像遂代以位版

清聖祠

祠在海州牧東門外享伯夷叔齊以州有首陽山也
肅廟十三年刱建御筆書下淸聖廟三字又書跋文
刻揭

前代始祖廟

三聖祠在文化縣九月山享桓因桓雄檀君東史補遺云
桓因檀君祖桓雄檀君父成宗三年立廟崇靈殿在

平壤府城外享檀君及高句麗東明王春秋祭以中
祀世祖元年更定歷代始祖位版曰朝鮮始祖檀君
之位曰後朝鮮始祖箕子之位曰高句麗始祖東明
王之位皆加之位二字御製檀君祠詩曰東海聖人
作曾聞并放勲山椒遺廟在檀木擁祥雲崇仁殿在
平壤府城外享箕子卞季良撰碑影殿在龍岡縣黃
龍山城又在成川府白嶺山又平壤府仁賢書院奉
真像崇德殿在慶州府南月南里享新羅始祖以敬
順王配享世宗十一年刱建英宗二十八年立碑敬
順王影堂在慶州府東北四里東明王廟在平壤與

檀君同祠溫王廟在南漢山城又在稷山縣東北崇義殿在麻田郡西五里享高麗太祖顯宗文宗初麗太祖影幀在本郡仰巖寺即其地立廟宣祖九年豊基龍泉寺麗太祖畫像移安于本殿

慶熙宮得枯骨

肅宗十九年慶德宮今改慶熙承暉殿壇垣修改時有人枯骨教曰骨雖朽矣予爲民主其無顧恤之典乎親製祭文令該曹各别歛瘞仍爲賜祭

儺

驅儺之事觀象監主之除夕樂工一人爲唱師朱衣

假面方相氏四人黃金四目蒙熊皮指軍五人朱衣
畫笠判官五人綠衣畫笠竈王神四人青袍木笏小
梅數人着女形假面執長竿幢十二神各着其神假
面如子神着鼠丑神着牛形也又樂工十餘人執桃
荊從之揀兒童數十朱衣假面為侲子及終鼓鑼驅
逐之季冬大儺行於光化門及都城興仁門崇禮門
敦義門肅靖門侲子方相氏服色及呪辭與高麗儀
同觀象監官率儺者曉進勤政門外承旨啓請逐疫
入內庭倡和周呼訖鼓譟出光化門每隊持炬遂至
四郭外奉常寺官先備雄鷄及酒儺者將出當門中

布神席䣱牲朐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祭畢瘞鷄及
祝羅湜詩曰儺鼓鼕鼕動四閭東驅西逐勢紛如年
年聞汝徒添百海内何曾一鬼除

府君堂

國俗都下官府例置一小宇叢掛紙錢號曰府君相
聚而瀆祀之新除官必祭之惟勤雖法司亦如之魚
孝瞻爲執義下人告以古事孝瞻曰府君何物也令
取紙錢焚之前後所歷官府其府君之祠率皆焚毀
之李睟光曰孝瞻官至一品子世謙亦爲政丞安在
其禱祀乎

昭格署

太一殿祀七星其像皆被髮女容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等十餘位皆男子像其餘諸壇設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獻官皆白衣烏巾致齋以冠笏禮服行祭道流頭冒逍遥冠鳴磬二十四通然後讀道經又書祝辭於青紙而焚之中宗十三年趙光祖等屢上章請罷上從之命祠宇作公廨銅罡移送鑄字所

三陟祭白頭翁

許穆曰陟俗相傳白頭翁謂之太白之靈太白祠遠

近禱祀以爲吉凶立應前有太守死者數人皆曰白頭翁爲祟人心尤畏忌或曰夢見白頭者皆死凡祈禱災厄者必獻牛於祠下祝言畢即起不顧而走顧則以爲愛牛鬼神不享牛畜滿祠下山下人殺食無灾謂之退牛官府聞之定監考日納於官邑人厭牛會有山僧冲學焚其祠妖祠乃亡因無獻牛之事監考亦廢

爲師服喪

吉再五十七爲朴貴行心喪三年六十五爲權近亦如之尹殷保徐騭俱爲張志道玄冠腰經廬於墓側

柳藕為金宏弼心喪三年鄭之雲為金正國心喪三年趙穆為李滉朞年行素三年不入內不與宴李德弘亦心喪三年金隆心喪三年而不使其母知之母鄭氏覺之別具素饌以與之河沆為曺植心喪三年持服一如父喪金長生在憂服中為李珥制師服大功而赴臨每朔望服其服而哭之忌日齋終身不廢於宋翼弼之喪亦然李培達亦為李珥與其妻并心喪三年忌日食素坐齋終其身裴弘重為成渾制服三年每朔望擇潔地設位焚香痛哭安邦俊服義服期年金瑬李時白並為李恒福心喪三年趙克善為

李命俊朴知誠趙翼三人俱服心喪朞年宋時烈爲
金長生心喪朞年尹宣擧爲金集服小功五月權尚
夏爲宋時烈心喪朞年

大臣遭故

宣祖十三年領府事洪暹遭母喪再遣承旨勸肉又
命該司月賜酒肉暹再上疏固辭始從之後因户判
李珥所啓以其清寒難繼特賜米太各十石大祥時
又給米十石十四年左議政盧守愼遭母喪遣承旨
致吊贈賻特優葬後遣承旨宣恩旨又命奉几筵入
京再遣承旨開素頻賜米豆

起復式

在喪人起復者議政府擬議以聞本曺考司憲府司諫院署經出依牒謝恩赴京並用吉服一應朝會勿叅惟行出官叅謁用玉色服在家裏服三年內勿與宴樂娶妻妾朔望大小祥祭給暇三日禫五日

張維起復不就

仁祖十五年張維起復拜相上十八劄不就左議政崔鳴吉上劄曰宣廟甲午年間賊退已三年南邊雖有餘冦實非今日之比而故相李德馨起復爲兵曺判書屢劄之後終不敢辭昏朝朴承宗亦起復拜相

而固辭不出帶䄂在家以過三年至於今日承宗不得孝子之名德馨獨爲中興賢相今春宮北質萬姓瘡痍其爲金革孰甚於此使知國亡家破忠孝兩失則僚相恐無以自解於後世也

吉再墓碑

吉再墓前立碑刻砥柱中流四大字中原人關中楊晴川所書

忘憂里

南在衣冠之藏蓋國初園陵之副用也太祖既定健元陵之後與在憩于前嶺命名曰忘憂里以其下民

田賜在以爲守塜之户而賜以副用之地以寓萬歲後陪葬之意

風水

徐居正曰山水之説昉於後漢青烏子陶侃郭璞踵而成之唐有楊筠松宋有胡舜申皆不足語以方位山水之美惡定子孫吉凶牽合傅會瑣屑叢冗然後之人例皆惑於其説有數年不葬父母者又有屢發祖先墳瑩遷葬者福未得而禍隨之今山家者流曰大王遷岐相其山川原濕周公遷洛有澗東瀍西之文三代非無地理之説然遷岐遷洛但取民居轉輸

之便非局於龍虎龜雀也

葬說

金時習曰親死卜其宅兆而厝之者非風水拘忌也蓋擇其安處也一擇其土厚二擇其水深三可以茂植松梓四世更而不可耕墾五近而可以時奠五者備然後安厝之此孝子所以雖枯骸安處於九泉之下亦不忘慈愛之深意也

葬不擇地

世宗二十六年集賢校理魚孝瞻上疏痛斥地理之說明白正大上問鄭麟趾曰孝瞻之論則然矣其父

母之窆亦能如是否對曰臣嘗奉使咸安見孝瞻葬父於家園之側葬母亦同窆似非惑於地理者及孝瞻卒子世讓世恭亦不擇地葬於廣津濵其家法蓋如此云

濟州葬禮之始

奇虔拜濟州牧使濟州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虔未上任先勑州使備棺槨教以歛葬州之葬其親自此始一日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叩謝曰賴公之惠得免暴骸

六臣墓

李睟光曰露梁之南三墓并焉人傳爲六臣墓而俱無標石題曰成氏之墓朴氏之墓俞氏之墓許篈言婦人稱氏而今三墓并列非婦人明矣男子必有官稱氏豈當時義士收瘞三人於此而不敢顯刻以是稱之耶其爲成三問朴彭年俞應孚之墓無疑云壬辰變後人有訪之者刻石無恙而字畫漫滅殆不可辨惜哉

遺令勿用碑

李滉臨卒遺令勿用碑石略叙鄕里世系志行出處如禮中所云此事若托他人製述必張皇無實之事

以取笑於世矣嘗欵自述所志先製銘文其餘因循未就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晚隱真城李公之墓用其銘可也又令辭禮葬及卒子寯以遺言辭禮葬不許

三物殉葬

宗室江陽君灦平生好酒酷愛玄鶴琴尤好資治通鑑嘗語諸子曰我死必以琴一張酒一樽資治一帙殉之燕山末卒家人寬造外槨用遺命以三物殉葬河應臨酷好東坡詩手寫一帙臨終命以殉葬車天輅平生喜劒嘗畜二刀及沒戒以同窆是特愛物成

癖云

詩塚

壬辰倭亂生員鄭宜蕃與其父世雅起義兵討賊世雅馬逸墜地宜蕃以其馬進父搏戰以死監司金誠一求尸不得葬以輓號詩塚

夫人鮮地理

南鶴鳴曰崔恒葬于今南漢城下其夫人見山曰此是無後之地宜改葬而國制禮葬之地不敢遷吾宜別葬遂自卜於其近地十餘里而卒乃別葬

兩家輪回行祭

叅判呂爾徵監司鄭百昌友婿也兩夫人同避亂江都節死草葬事定開歛而顔色已變不知誰爲某夫人不敢爲合葬之禮兩喪倶葬於楊根兩家子孫輪回行祭云

返魂之非

盧守愼曰返魂雖是古禮我國居廬一節自是好風俗返魂則居於好廬與妻子混處忘哀之時多喪紀毁敗大不可也甞於筵席力陳返魂之非李睟光曰我國舊俗士大夫親喪廬幕終三年然後返魂于室雖衰病者亦然自頃數十年来士子頗尚性理之學

喪制一從禮文葬則返哭不復居廬然守制之嚴或不如前日以致不謹之誚者有之可慨也

李相輸吳相一着

張維曰李相元翼吳相允謙皆耆舊宿德也李相在世時屬李埈預撰墓碑盖不欲其溢美而李作稱道甚盛吳相臨終命勿立碑勿請謚二公所為正相反而論者謂李相於此當輸吳相一着云

山論

李恒福曰余弱冠切喜山家之説廣搜諸書遍閱無遺泂然知其為浪説故遂棄不觀盖其説不過賓主

拱揖之勢龜雀龍虎之形參之以聚散離合融結關鎻之法而其要只在於有情無情而已至於八卦干支背向逆順之説尤後世之蔓言而先儒以爲土色之明潤草木之茂盛則地之美者此可爲萬世典謨也司馬光羅大經宋之名儒也大經之説曰其所精擇不過爲欲其水山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温公將葬祖父諸父惑於術士將亂昭穆之序温公厚賄術士誑諸父使得禮葬其後家世猶光顯故公益不信術士自唐以後禮重拜掃至今遵而不廢而猶循山家曲説祖父子孫各葬遠地使後嗣廢

掃絶香楳牧無禁豈所宜哉

瘞法

朴世采所著葬法昭穆說曰世之葬法有以男左女右爲次者未知所昉而朱子初年葬劉夫人亦用此說有以考前妣後爲次者未知所昉而退溪於樹谷菴記叙其先世所瘞亦用此說蓋男左女右之說雖或不免如此傳曰神道尚右又曰地道尚右而朱子後來荅陳安卿之問已有定論不容更贅若考前妣後之說亦似不安者以神道論之都宮昭穆之制太祖居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古今祠廟位次固莫盛

於此矣以地道論之山勢後高而前低北上而南下乃天地之理而今必反易其常何哉嘗考程子葬說有曰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焉又其下穴圖以六一居中券臺居前穴二居左穴三居右其穴四穴五以次而南又遺書以為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有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朱子亦曰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而此數設皆主墓居中子孫左昭右穆其後或東或西以次而南之證而亦無尊前卑後之義又若周

禮冢人有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疏曰先王子孫為圻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則此一說獨為主臺居中子孫之尊者居前卑者居後之證而其所謂尊卑與今考前妣後者位同而義絕不同尤不知其何所據也蓋冢人之法通乎前後葬法之說只用其前固已逕庭而至於主臺居中子孫昭穆以次而南則殊無異致今之族葬者恐當以此為率而夫婦之不能合葬者亦當推此則是將不失古道而庶正俗失矣李顒命曰風水之說上世所無自韓信行營高敞地已有擇地

之意至郭景純作葬經自是漸盛及至近世則欲專以人家禍福壽夭責之於葬地若是則所謂命者反不在於天而福善禍淫之理又不係於天威福之權專在於地此豈理也哉萬物同歸于土土何有美惡之殊古人葬中野未聞有以此生禍者此則矯枉過直之論也先儒豈不言彼安此安之理乎人死知覺運用之氣散骨肉精血之屬朽固無可以禍福茲人者然一理一氣未嘗間斷祖考之氣即子孫之氣祖考之體魄安而後不但可安於生人之心亦可保康寧壽考之福庸可謂無此理乎

山訟

慶尚監司李坦啓曰爭山一事古史所無以中國言之洛陽大都也而只聞有北邙而不聞各占墳山是必貴賤同葬於一山而無爭競之端以我東言之國初亦無爭山之事故山訟二字不載於法典受敎則大典以後事也田土則三代之時亦有虞芮之訟而若山隴則寧有主物士夫或設虛塚或養樹木連崗跨麓作爲己物使他人不得接足於其間雖國陵火巢亦有定限士夫則山麓之廣占無限此豈非僭踰之甚者乎大典以職品高下定其墳墓步數者蓋爲

禁人耕牧初非爲山訟者設而若以此法擬用於山
訟圖局內外養山與否步數外者則勿禁他人之入
葬永爲一切之制則可使無訟此非臣臆見盖欲遵
依國典以息爭辨之端耳

編配歸葬

英宗行錄曰十二年大臣言編配遭父母喪者許令
歸葬法無其文也王曰王者以孝爲治如之何其不
歸葬也可令歸葬

誌石

金柱臣曰凡人子送終之道固當靡不用其極而葬

禮中最不可闕者誌石也蓋錦段松杉有時而朽而若無一片誌則桑海未變之前人有爲葬爲耕一動斯丘者將不知其爲葬人之地也且雖毀及石灰知其有葬旣無記壙之文則人將泛看無復顧忌趍趄之念而易於犯用由是觀之則衣衾棺槨雖或有不悏於心者誌文不可闕也

表碣

金柱臣曰葬禮之不可闕者誌石也然此則其爲計在百世之後而未及百世之前香火已斷封域漸頹而若無顯刻則雖後裔来尋荒原纍纍躊躇指點而

將不知其某丘爲吾先衣冠之藏而終至於失其處矣此豈非後伺之盡鄖治金伐石比之燒甓其事之難不啻倍蓰而然表碣大小隨其家資積年經營而又如向之所云或減其粢盛多般推移設施則必有可成之日也家力如優則表長無減五六尺代遠之後使宂人不得容易拔去尤爲完備也

禁遷葬

肅宗二十四年上以士大夫惑於風水遷葬者相繼特命嚴禁敎曰近来遷葬實爲痼弊夫卜其宅兆以安厝之固是人子之義至於遷葬亦或有迫切不得

已者則雖不可一槩論之第有數遷墓地至再至三甚者或至四五巡末又還窆於舊穴予嘗目見其弊已極慨然間或見擊錚公事則或橫占於大村中者有之蓋以地有盡而人家還葬者無限故以至於此夫以風水擇地亦人子情理之所不能已而宗感堪輿實是士夫間弊風此皆動於禍福而如此不獨財力之耗竭凡為人子之道數遷其父母及祖父母之葬地使體魄不寧其害於義理何如哉至於大村中用山者尤宜各別禁飭矣右議政崔錫鼎曰請如有爭山相訟之弊勿論曲直姑先刑推地官若果理曲

則主喪者之配如此則自無山訟之紛紜而遷葬之
弊庶可禁斷矣應教金時傑曰此世遷葬之弊多惑
於地家禍福之說已成痼弊輕動其祖先體魄已極
不可而至於奪人家後及村中者不可勝數今以此
弊設爲禁令不如以地理之元不可信者洞然曉喻
之爲愈世宗朝魚孝瞻嘗辨論其山家地理說之非
惟其所論如此乃葬其親於家園之側而及其身後
其子世謙等又葬孝瞻於廣津濵其不擇地如此其
後子孫别無禍敗此固已著之明驗若以此等事援
理曉喩則可爲矯弊之道矣上曰丁卯年因地師之

陳疏有奉審長陵之舉而久遠陵寢不可撓惑於術家未瑩之説故竟寢遷陵之議此事若在士夫之家則必不如是矣戶曹判書李濡曰惑於風水用山於大村中者固宜嚴禁而凡移風易俗實由於上行下效朝廷之上宰相貴人先行之然後在下者慕效若只定法禁則恐無實效遷葬時施以恩典則亦近於導成殊非矯弊之道此後則雖應給禮葬之喪遷葬時勿爲題給似宜矣左議政尹趾善曰勿論勳戚大臣遷葬時不復許禮葬如何上曰此後則遷葬時勿許禮葬可也

私忌

前朝鄭夢周我朝張顯光考忌則幷祭妣位妣忌則不及考位盖爲卑不援尊之義忌日幷祭考妣我朝先賢多行之李珥曰祭兩位於心爲安云李睟光曰古人所謂齋者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今人於忌日以先期茹素爲齋戒而會客談笑無異平日未知其心果齋而能守其戒乎若不然則口雖茹素心不茹素也齋戒何爲

二妻呼嫂爲證

世祖朝洪允成以都巡察按至楊州士女聚觀有一

女蔽身藩籬窺之允成黙見有姿色到官問之則乃座首家也刼欲為妾女曰第邀之允成就其家其女把袖拔刀曰公以一國大臣屈辱士女何也必納采奠鴈也不然則我不可圖生遂備禮有二妻光廟一日行其第允成使其妻行酒乃陳其由上仍呼以嫂盡歡而罷及允成沒二妻争嫡相訟引呼嫂為證成廟命考史官所錄果有之命中分家産

定婚規

朴世采曰本宗旣以十寸為親只許袒免則我國雖重外族唯當以八寸為限使有内外輕重之別可也

攷據於諸書禮有稱母從兄弟為從舅之文程子稱橫渠以表叔(父內弟之子)朱子於汪尚書自稱以表姪(外祖)(妹子)又稱程允夫以內弟(父內弟之子)然後始知中國以五寸六寸為外族而所謂七寸八寸則終無見處矣至於通婚則漢之鍾瑾宋之呂希哲黃輅皆娶內外娣妹而母之從娣妹以下通典外屬無服然尊卑不通婚議及退溪荅李淳書詳言之今以禮律言則固非所擬於尊卑之科矣以中國之道言則本無異姓八寸七寸之親矣以我國之俗言則亦當限以七寸八寸之稱矣然則安有十寸而不可通婚者乎

申明親迎之教

英宗四十年教曰義經上經乾坤爲首下經咸恒爲先親迎之禮人之大倫也國朝五禮儀已載朱文公家禮亦有而近者此禮幾乎闕焉頃者下教禮不下於庶人此意非謂匹庶即指士夫而意謂今則行矣東萊呂氏曰時齊俗不親迎故也因文義而下詢是禮尚不純然云可勝慨然噫堂堂禮義之邦豈效齊之陋俗今聞禮文支繁云而子曰繪事後素亦稱仲由簡繁成禮省繁費而復禮文其亦體聖訓之意也噫先正趙先祖一爲都憲男女異路暮年端本之教

孰敢惄然另飭中外

聯芳集

固城李文貞公嵒子岡孫原姜政堂淮伯子碩德孫希顔希孟相繼以文章鳴世有鐵城聯芳集晉山世稿膾炙一時

聯珠集

延安李文忠公廷龜長子明漢有子四人曰一相嘉相萬相端相次子昭漢亦有四子曰殷相弘相有相翊相所著詩文膾炙人口合刋八從兄弟唱和詩什名曰聯珠集行於世

金氏連世文業

安東金文忠公壽恒有六子長昌集號夢窩次昌協號農巖次昌翕號三淵次昌業號稼齋次昌緝號圃陰季昌立號澤齋兄弟六人幷能文章皆有遺集行于世惟稼齋集未及刋行藏于家

謚法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蹟樂記曰聞其謚而知其政盖爵賞雖重而不及于後世刑罰雖嚴而可警于一時而惟美惡之謚一定榮辱之名與之不朽矣此古昔聖帝明王彰善癉惡之一大物事也勸得其道而天

下之人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之人懼爲惡是故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名之曰幽厲而百世之下孝子慈孫不敢改焉則其所以樹風聲而礪世教者爲如何哉我東謚法殊未及隆古之嚴而試以國朝故事言之亦嘗有煬惑荒墨之號而挽近以來人無定見俗尚阿好苟不得忠文二字擧以爲歉然力戰公議必得美謚而後已亦可以觀世變謹自羅末至盛朝得一千八百餘人作謚號考

世祖廟號

睿宗戊子九月教院相崔恒等曰踰月定謚雖是人

子不欲死其親之意而大行大王未及尊號仙馭賓
天速上謚號及廟號即予之至願也其令政府議啓
於是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廟號以啓上曰大行大
王再造區宇功德巍蕩廟號不得稱世祖可乎鄭䕫
趾奏曰我朝旣有世宗故世祖之號不敢復議也上
曰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非可援之禮乎於是上大
行大王廟號曰世祖上謚號曰至德隆功聖神明睿
欽肅仁孝

國謚誤書

昭惠王后謚號中徽肅之肅字位版書以肅字御牒

書以淑字英宗乙卯從位版釐改成宗大王謚號中
憲武之憲字位版書以憲字御牒書以獻字英宗乙
卯從位版釐改

國謚重疊

世宗元年上定宗大王謚曰溫仁恭勇順孝後禮曹
以皇朝賜謚恭靖不宜并用恭字啓除恭勇二字章
敬王后徽號中有淑慎明惠而淑字與懿淑之淑字
疊出故英宗乙卯淑慎明惠四字不載御牒宣祖三
十三年懿仁王后議謚時以懿仁議定過數日後始
覺犯睿宗徽號領議政李恒福等啓請改謚再啓不

允先海即位初禮曺啓宣祖大王謚號中有曰聖敬
而皇明賜謚亦曰昭敬請改爲聖睿從之大提學沈
喜壽疏曰古禮雖有君臣同謚無害義理之論而此
指一字爲謚者而言之至如兩字成文重疊祖孫之
位揆之情理實所未安考之國朝典故宣烈二字乃
是貞熹王后徽號而疊用於仁順王后之徽號仁聖
二字乃是世宗大王徽號而疊用於孝陵王后之謚
號此皆不察之致而旣已告神明刻寶冊之後不可
容易追改非謂雖或重疊而無害於實德相同而然
也今則時未請謚且未頒行旣覺其失改之無難若

仍至於告廟則得無有歉於睿廟之告乎

懿仁王后加上徽號議

光海二年宣祖祔廟時依故事將加上徽號於懿仁王后海平府院君尹根壽上劄曰禮曹啓辭謂自上嗣位之後先大王及大妃殿皆上徽號而獨闕於懿仁王后恐以久闕不得不據例稟啓云目今大妃殿則固當上徽號而未知先大王亦上徽號耶大王與大妃臨御時上號則謂之徽號賓天後上號則謂之謚號徽號謚號當有分別今乃但執謚號以爲先大王上徽號而獨闕於懿仁王后云者懿仁固自有謚

號而乃曰獨闕實未曉其說內喪不論在先在後凡
先后謚號皆不過六字者我朝家法也其所謂元敬
以下諸先后皆內喪在先嗣聖即位之後延上徽號
冊文俱載不過四字者適無生時上號故耳以臣所
見此皆是謚號而非徽號也且其所謂不過四字者
適無生時故耳云者亦所未曉我朝諸先后除貞熹
王后尊號外其餘雖平時元有尊號四字上謚之際
只上二字不敢多其字數如文定王后平日固有四
字尊號而上謚之際以尊號上謚更無加謚之字其
曰尊號字數雖多不可以此限計而遂廢例號云者

不亦舛乎例號雖於遂廢則文定之謚號四字之外何別無例號之謚耶至於貞熹尊號字數元自太多故仍用於上謚非今日所當引例今此懿仁王后平日有尊號二字賓天後先王朝再上尊號之時又加上二字之號與懿仁之謚通是六字今若又上幾字之號則是字數軼先后而過之又開累朝所無之例豈非未安之大者乎盖元有四字尊號則文定因其尊號而無例號懿仁尊號亦四字故其上謚一依文定而無例號今豈可加上謚號而諉以無例號乎盖我朝諸先后謚號貞熹之外皆是六字無參差多少

之異神懿雖開國母后而國初上謚不過六字可見
其常存裁制之義不敢過多其字數也懿仁王后今
又上號與前謚號通爲幾箇字字數獨多於諸先后
則不但創始無前之例其於事體恐未合宜蓋貞熹
平日上號字數本多懿仁上號不過四字多少各異
不可比而同之豈可引貞熹爲例而曾上尊號之外
加上謚號耶右議政沈喜壽疏曰我國之制內殿謚
號二字之外加上徽號無過四字勿論身前身後由
大王致由嗣王致卒同歸於二字之謚號四字之徽
號而止耳內喪在先如神懿王后只有宣仁齊聖之

號章順王后只有徽仁昭德之號恭惠王后只有徽
懿愼淑之號章敬王后只有宣昭懿淑之號而生前
原有徽號與否遠不可考矣近世內喪在後如文定
王后在世之日已有聖烈仁明之號故乙丑年昇遐
後不復加上一字仁聖王后嘗有恭懿二字仁順王
后嘗有懿德二字之號故乙亥年昇遐後加上宣烈
二字此則昭在人耳目者也惟功德表著屢上尊號
於當年者則不拘此例光廟前後聖號最盛於列聖
故貞熹王后徽稱亦與之相同有至於惠懿神憲之
號實在於長秋奉養累朝含飴之日雖未知禮陟之

後未有增加與否而內殿徽號之繁復恐不足爲後
世則也內殿生時之號仍用於身後乃是流來通例
而獨敬陵孝惠王后在世日久嘗有仁粹之號故仁
粹王后之寶至今藏在宗廟五室而至於祔廟時稱
徽淑明懿四字而去仁粹二字此必有所然之故而
今不可曉也謹按疏語雖如此而見今璿譜載錄仁粹二字可疑試以今日之
事言之懿仁王后則見有章聖徽烈四字之號而今
又加上九無所據今當加上二字通前後爲六字耶
抑加上四字合爲八字耶荅曰追崇徽號獨不上於
懿仁豈非久禮字數多少恐不必爲拘禮曹判書李

廷龜以爲王后祔廟時例上四字號宣祖大王雖有再上尊號而旣上諡號則獨於懿仁豈可以有生時尊號廢例上之號乎依禮判議施行

元宗上諡

仁祖十年元宗大王上諡時禮曹啓臣等攷列聖尊號大王八字王妃六字而穆翼度桓及恭靖大王只四字王妃只二字依四祖恭靖例皇妣上二字諡皇考上四字諡則於情於禮似爲穩當執義權濤等啓曰諡所以據實易名子不得以私其父臣不得以私其君臨御之君德盛業茂四字懿稱不足以形容其

美則或可以有加而至於延崇之禮則盛德茂業無
迹可尋不得於言而强爲之架虛其於尊親之至情
毋亦有久於誠實之道乎況古雖有謚法而文武成
康只一字而已降及後世比古稍加我四祖肇基王
跡功德嵬蕩而太祖只上四字之號其法古從簡之
意可謂盛矣豈以謚號之加損而有所輕重也今殿
下所當遵行者我聖祖家法也請依太祖例上四字
不報

宣祖主面改題

仁祖十一年禮曹判書洪瑞鳳啓宣祖大王主面不

書有明贈謚四字又昏朝所上宣祖尊號啓統光憲
凝道隆福貽謨垂裕廣休延慶十六字及懿仁王后
明德顯淑四字謚皆不可仍置請改題副提學李植
劄曰光海六受尊號上及祖宗推本宣祖功德再進
徽號況其所上十六字皆為光海自贊功德而推為
宣祖遺慶宣祖赫赫在天之靈豈肯顧享反正之初
已有釐正之議而以改題神主未安故未敢論列矣
今以主題違式將有改題之舉請命該部収議大臣
毋使宣祖聖德神功久受非禮之號後竟刪正光海
所上尊號

孝宗諡號

孝宗即位初禮曹叅判許啓以大行大王諡號無叙彝倫正名分定民志之義請追上尊號命大臣議領敦寧府事金尚憲議曰先王撝謙之德感動臣隣故當時君羣下不敢請上徽稱以此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於追上也上曰非先志而追上恐乖繼述之道也命從尚憲議顯宗即位初上孝宗大王諡領議政鄭太和等啓列聖徽號末端例有孝字而今以孝為廟號不當疊用大明諡號亦有孝字而獨於孝宗不用孝字此為可據今亦以仁字代孝字遂上諡曰顯仁

初以烈文毅武神聖至仁啓下後始覺有列聖謚號中二字相同處鄭太和等啓請改議遂以宣文章武神聖顯仁改謚

列聖謚號式

肅宗七年賔廳啓列聖謚號皆用八字而獨於恭靖大王只上溫仁順孝四字未免爲欠闕之典今當追上廟號之日加上謚號允合典禮從之遂議進四字禮曹啓在前太廟各室謚寶大朝所贈謚號無入刻例葢想造成謚寶在山陵之前而奏請中朝往返經年勢有所不及只刻本朝謚號仍以爲例矣恭靖大

王謚號二字既是大朝所贈而且無山陵拘礙之事當入刻於謚寶從之以玉冊金寶追上大王廟號謚號王后徽號行題主禮九年奉朝賀宋時烈劄曰尊號之上非古也然本朝自世祖創始至于宣祖又進大號太祖大王創業垂統功烈如何而崇極之道反歉於二祖既進者不可追改則無寧追加於太祖以安二祖之孝心命大臣儒臣會議賓廳諸臣多以為徽號字數之多少似無關於功德之高下祖孫之尊屈時烈又上劄曰禮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多少各有所當矣雖以皇明及本朝徽號言之分明

以多為貴而仁祖之號反多於太祖其於朱子所謂
孫以祖屈之義何如耶以位版所題觀之則尊號諡
號錯陳間排無復齊整燕且以所題八字之內四字
為尊號則諡號只是四字而已然則列聖諡號皆八
字而太祖只是四字列聖諸位反有加隆皆所不安
者矣且程子論諡以不當其實為不正我太祖之開
國垂統至今日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實基於威化回
軍大義昭如日星也今於尊號皆無此意臣每以歎
然也故臣欲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則既合程子之
義而慰二祖之靈使無瑟縮不安之意更為會議大

臣諸臣合辭請加上實廳又啓定宗位版只是謚號
四字太宗位版亦以尊號謚號合為八字與太祖位
版所題同而定宗謚號則延上廟號時既已加上四
字太祖謚號今又加上則獨於太宗謚號仍舊無改
恐欠崇奉之道宜一體延上從之遂加上太祖太宗
謚禮曹判書南龍翼言王后位版不書徽號者勿令
延書已有成命而元敬王后位版以刪正王太后之
太字今將刮磨因此時並書徽號似合於禮從之

端宗謚

肅宗二十四年延上端宗大王定順王后謚領議政

柳尚運言魯山尊號恭懿温文夫人尊號懿德即世

祖旣上而魯山讓而不受今當上謚仍以此爲謚號

乎抑別爲加上謚號乎上曰若書世祖所上尊號則

可以表揚世祖尊奉之美意而謚號亦不可不上先

書平日尊號復書卽今旣上謚號可也

世子嬪謚避先祖諱

肅宗四十四年議定世子嬪謚曰温懿旋以温字犯

嬪先祖沈温名改温懿爲端懿

柳濯謚

太祖六年前朝侍中柳濯碑曰濯沒越二十七年丁

丑冬我太祖夢濯為其子湜祈恩覺而異之贈濯爵

高興伯謚忠靖

鄭夢周褒謚

太祖即位初叅賛權近上言前朝侍中鄭夢周專心

所事身與國亡請加褒崇以樹風聲乃贈謚文忠

世稱三金

世宗朝判書金鉤判書金末大司成金泮皆博通經

史同時選受胄監善於教誨作成有效世稱三金泮

官止當職先逝未有謚鉤末年俱八十官階一品後

俱謚曰文長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誨人不倦曰長人

謚字之誤

徐居正曰謚法古人所重今但委之太常新進不諳事體加謚無法如洪順孫與於靖難功臣而功最下卒官僉知中樞秩又卑乃以勲特加謚曰襄武蓋取因事有功為襄克定禍亂為武其不知事體之甚也克定禍亂之武其施於人臣耶況既曰因事有功則其功可知矣又加克定禍亂何也又以崔寧城恒太常謚曰文靖蓋取道德博文為文恭己鮮言為靖既曰道德博文則恭己鮮言道德之末事耳曰文曰靖

不亦倒乎如李中樞崇之太常謚曰麥厲蓋謚法無麥字必夸字之誤耳此類甚多不可勝紀

不待謚狀之始

宣祖六年大司憲盧禛司諫金誠一啓贈領議政李滉道德之盛昭如日星請速賜謚以厲世道上以無行狀不許經筵官李珥曰昔黃幹以朱子高弟其製行狀猶在二十年之後伊川則門人高弟終不敢下筆其難也如此況李滉門人安能容易製之乎待大賢不可拘於常規滉之行跡昭在耳目行狀有無何所增損上可之遂謚文純道德博聞曰文中正精粹

曰純儒賢之不待謚狀賜謚始此

美謚之論

判書李潤慶議謚時應敎柳成龍歷拜左相盧守慎守愼曰李判書是有名宰臣南征時有功且多清德須以美謚謚之成龍乃以懿肅翼莊懿度備望報于政府首相朴淳合坐勘啓時謂謚號未盡其實還下改謚正獻柳成龍曰古人重謚我朝自明宗朝以前應謚者多得謚近年以来幾於全廢盖謚議奉常寺雖主之弘文館東壁往會故其實權在弘文館兩相推諉未得齊會以此久未擧行近世名相如李公浚

慶者功在國家與他人不同而久未得謚柳成龍爲
副提學時許篈爲應教言及謚事許曰李相而無謚
豈非欠典若吾輩在此而不謚李公則後益難期矣
遂相與議謚成龍曰當得忠肅之號衆皆曰甚當明
日二人皆緣他事去館不復入其後四十餘年配享
廟庭然後始贈謚曰忠正

嚴謚法

許篈曰我朝國初謚法爲重二品實職以上及功臣
之外雖有淑行大功不許賜謚議謚時初自奉常寺
受行狀而列謚名牒于吏曹吏曹會弘文館勘定以

啓至愼重也應謚者死其家卽具行狀送于該司雖

平日無功德行譽者不敢不請謚或以煬或以荒或

以惑亦不能辭近世此風頓革恐得惡謚初不狀請

終則並與名臣大功者而不請謚人主賞罰之行于

千萬代者閣而不行殊可慨也朴世采與人書曰謚

法不明久矣然在中朝不論官之高卑惟賢德忠孝

是急至於本國非正卿及勳臣死節者莫能與焉則

其途尤狹是豈古之王者所以風勵勸奬之意哉姑

以近世論之花潭南冥以此隱於山林得此而聽松

獨闕爲重峯霽峯以並節於倭亂得此而健齊獨闕

爲冲菴圭菴以同禍於奸兇得此而我高祖治川公獨闕爲似尤未得其當也

諡號着題

孝宗八年賫善宋浚吉䟽曰竊聞聖明特許臣師先正臣金長生易名之典所司以文敬文元議定夫敬者聖學之基本亦長生所嘗用力者斯豈非懿稱也第人之資禀各有所當必得其當然後久叶公議信亦未今而受之者亦安於心也臣竊想長生真純渾厚寬恕冲和底氣像其所副擬者誠是恰好着題而恨議者之寘在第二也此非臣阿好之私言凡逮見

長生者無不云然輿論所在有不可誣亦非以敬爲少惟元爲稱於其人也斯名一定百世難改苟失其宜遺恨無窮上從之贈謚文元

請還謚

金宗直初謚文忠燕山時被泉壤之禍中宗反正後改贈文簡而舉世不知初有文忠之謚肅宗三十四年其後孫始得其實蹟上言請還謚文忠從之

文衡贈謚

英宗十七年左議政宋寅明筵白國朝謚法正二品皆有謚而文衡乃正二品故以嘉善而爲之則爲守

大提學文衡之止嘉善者惟鄭弘濵趙錫胤二人而
旣卒後並以正二品官𨻶賜諡其時雖無定式比便
爲國典其後文衡無止於嘉善者故賜諡之法又復
中廢近來雖有嘉善文衡而身沒之後不敢循例請
諡云矣聞鄭弘濵請諡時筵臣亦援據國典而爲請
云令吏曹詳考其時筵奏及國典事例稟定何如上
曰近來亦有其人乎金始烔對曰故叅判金楺吳瑗
皆以叅判文衡卒逝矣宋寅明曰以鄭弘濵趙錫胤
一體施行似宜矣從之

諡狀

大提學秩視正二品雖從二品大提學許賜諡儒賢

及死節人表著者雖非正二品特許賜諡儒賢節義

外毋得裕外陳請諡狀呈禮曹時撰進人員既無故

者則其後雖身故或被罪依例啓下知中樞勿論文

蔭武曾経亞卿實職外毋得贈諡

私諡先生

玄静高麗及第吳世才廉義高麗刑部尚書鄭云敬

節孝本朝處士金克一及第成守琮篤誠本朝處士

金翼虎

東方雅樂之始

史臣曰東方自羅至麗無所謂雅樂者至高麗睿宗始得雅樂於宋然亦不過徽宗時蜀道士魏韓津妄引身爲度之文而以帝之中指中節爲尺度傅會作樂名曰大晟樂則其樂可知也恭愍時雖得皇朝之賜與而是時皇朝草創制度未備國初朴堧至以爲形制甚粗則又不可謂樂之善者也但無論精粗偏正其皃則雅故載其大畧于篇首以見本朝樂制逈越前代云

隨月用律

冬至雅樂曰隆安之樂舒安之樂受寶籙之樂文明

之曲武烈之曲休安之樂覲天庭之樂荷皇恩之樂
受明命之樂正朝雅樂曰受寶籙之樂文明之曲武
烈之曲休安之樂覲天庭之樂荷皇恩之樂受明命
之樂八月養老宴雅樂曰受寶籙之樂文明之曲武
烈之曲休安之樂覲天庭之樂受明命之樂九月養
老宴雅樂曰受寶籙之樂文明之曲武烈之曲休安
之曲覲天庭之樂受明命之樂

定大業保太平兩樂

定大業象武功也以昭武引入永觀引出篤慶為一
變宣威為二變赫整為三變至德為四變靖世為五

變震燿為六變蓋武陰事故用太陰之數六樂用南
呂宮秋分之律保太平豪文德也以懸文引入繹成
引出啓于為一變依仁為二變享先為三變保人為
四變隆化為五變永康為六變昌徽為七變貞明為
八變大同為九變蓋文陽事故用太陽之數九樂用
林鍾宮大暑之律

與民樂

與民歌用龍飛前十章樂用諸黃鍾宮軒架樂魚叔
權曰東方之樂與中國大異聲音既不同聽者不喜
理固然也況中國之樂尤所難通然叔權屢隨朝京

而預正朝之禮正殿奏樂酷似本國與民樂心記之
嘉靖年天使龔用卿來叔權告遠接使鄭士龍曰本
國之樂華使必不能曉惟與民樂一曲與中朝會樂
相似沿道宴享常用此樂可也鄭如其言

樂院規憲

世祖朝置樂學都監爲提調者非一二而其終始專
業數十年不怠者惟中樞鄭沈一人而已

廣熈樂

燕山十年於諸道大小邑設娼妓號運平樂工曰廣
熈李晬光曰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我國於邊

鎮皆置妓樂蓋爲此也又曰祖宗朝天使接宴時用女樂故祈天使順有部妓詩曰聖朝風化萬方瞻男女綱常貴謹嚴又曰幽盟只與寒梅共不爲閑花别動情館伴徐居正次之曰自是東韓遵古禮敢將雲雨惱高情龔用卿天使時妓一朶紅有殊色天使悅之酒闌用濃筆抹其面以戲兩使氣像不侔矣自壬辰變後凡宴享用男樂不用女樂曾於世宗朝有罷官妓之議問於許稠稠不可曰官物取之無妨若罷此則年少朝官客於外者必有作奸冐禁陷於罪者於是其議乃止

勿稱梨園

英宗三十年傳曰梨園之稱即唐明皇天寶之事也非可法也而美其名掌樂提調或稱梨園提舉其名不正此後掌樂院勿稱梨園

進宴樂本源

獻仙桃者用西王母事以侑樂亦仙呂調之類而自唐流傳于高麗高麗崔忠獻令羣妓作蓬萊仙娥來賀之狀此類是也本朝因之崔滋詩曰五色雲間燕鹿鳴蟠桃初滴露香清舊經仙刦渾肌碧新醉皇恩半頰赬風雨那催金結實乾坤不管玉攢英偷嘗一

顆猶千載況蔫盤中箇箇盈壽延長不知始於何時
唐德宗妃父王景駙馬高恬等為聖壽延長鑄佛像
獻之疑即因此而起也五羊仙唐李羣玉菖蒲澗詩
有云仙人騎五羊何代降茲鄉註引寰宇記高固為
楚相有五仙人騎五色羊持穀穗遺州人因號為五
羊仙抛毬樂沈存中筆談云海州士人李慎言夢至
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純為之傳敘其事
甚詳抛毬曲十餘闋詞極清麗今之此戲必起於此
也宋教坊樂三曰抛毬樂蓮花坮本出拓䟦魏用二
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折轉有聲其来也於二蓮花中

藏之花折而後見此蓋因花神踏歌採蓮曲之類而
為之也金尺一曰夢金尺受命之祥也太祖在潛邸
夢見神人奉金尺自天而来若曰慶侍中有清德且
耄矣崔三司有直名然戇也謂太祖資兼文武有德
有識民望屬焉乃以金尺授之六隊十二人隨樂節
唱金尺詞受寶籙得異書也太祖在潛邸有人得異
書於智異山石壁中以獻後至歲壬申其言乃驗作
受寶籙觀天庭太宗以潛邸入覲天庭蒙被帝眷禮
而遣還國之老幼懽忻慶忭相與歌之也受明命者
太宗事大以禮天子錫明命從以印章冕服國之大

夫士懽忻感激相與歌之也荷皇恩受錫命也太宗以父王之命權攝國事尋受皇帝誥命國人懽忻作荷皇恩賀聖明歌瑞應也皇帝御極以來宇內寧謐祥瑞薦臻吾東方之人懽忻舞蹈作是詩歌詠瑞應以致頌禱之意爲聖澤慰朝廷使臣也慰使臣所以欽上德也太宗事大以誠帝用嘉之特遣使臣國人懽忻作是歌焉

内宴諸臣賦詩

世祖十一年内宴諸臣令各賦一詩成任附耳語李芮曰上嘗謂君迂拙君試賦大言芮遂作詩曰歌詠

聖德欲起舞天風吹袖助回旋上覽詩大笑曰誰謂芮适拙遂命歌妓以此詩作升歌之曲上嘗召李石亨宴于內殿命宫女製三壯元詞歌以侑酒自是每名宴必命歌之

諸賢作歌

尹宣擧曰成東洲悌元嘗與李土亭之菡偕訪申翰林遵美設小酌有一男子善謳者命歌之未盡曲東洲遽命止之送還其人於家座上莫知其故東洲曰聲極悽咽似有喪故不可與樂也既而聞之男子之母在遠是夕訃来云李文純公滉作陶山九曲歌李

文成公珥倣武夷九曲作歌白評事光弘作關西別曲鄭文清公澈作關東別曲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將進酒辭盛行於世

徐徐下指

姜希顔凡物理精粗一見自鮮獨不知音律見伶人彈琵琶者曰汝可徐徐下指熟視曰雖不成聲且得梗槩矣手彈一腔不失條貫人服其敏

山有花歌

肅宗戊寅年間善山府民女名香娘早寡守節其父母欲奪志香娘作山有花歌以見志遂沒洛東江以

死俗樂部世傳山有花歌

